

後漢書

列傳

卅五



馬融傳第五十上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五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將

作大匠嚴之子嚴授兄為入美辭貌有俊才

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

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融

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

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

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

後漢書卷六十五

羌虜颯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

殫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融既飢困

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

其生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

尺之羞滅無貨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

應隲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

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

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

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

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

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

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其也元初二年上廣成

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界限也

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之太康馳

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

養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序曰山有樞刺

以

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我昭公，不以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劉放曰：註有才不能用，按文才當。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荒為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詩曰：天生蒸民，有物則。故曼擊為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如伏獸，背上有二十

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

地震大水兩電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

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

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所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

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
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
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
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
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喜
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頌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
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羽旄
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
劉放曰注今王頌鼓樂案吏多一頗字

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
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
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臺偃伯於靈臺或人
嘉而稱焉鞬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
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纍鄭注云建讀
為鍵音其蹇反謂蔽閉之也此為鄭異議司
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
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伯謂師
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
革之作明昏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
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
注曰雷霆震耀人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
類之矣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下

執而昭文德也。人以其亂人以廢。自黃炎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

之豐郊猶廓七十里之困盛春秋之苗文王

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詩詠

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困草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干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

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

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也周禮曰風雨之所會

建王國焉天揆厥靈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

邑謂洛陽也

在靈囿言作廣徒觀其坳場區宇恢胎曠蕩

成苑以此之

藟曼勿罔寥豁鬱決藟音眇決音烏朗騁望

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陔環瀆右繡三塗左

騶嵩嶽法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陔郭

山名在陸渾縣西南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

浸以波澁賁以滎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

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雒縣衡山澧水所出

在今鄧州向城縣北七屋山在今王屋縣北

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澁其川滎洛水經注云

澁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

水出歌馬嶺即應劭所謂於山波水所出

者今在汝列魯山西北在滎陽縣東是也金

山石林殿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

穹槃回嶮峴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

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界境薄云洛陽縣南

大石山中更有雜樹木有祠名天石祠山高二

百丈也殷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

祖回反嶮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峻貌神泉

側出丹水湜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爾雅

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湜水在今鄧州怪

異好石似玉者淨盤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

也耀焜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茶毛草

傳云楚羊尹無字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摧

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曰糜鹿食薦一日

草綱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茶苦也苾蕢芸藶昌

菜也詩曰董茶如飴飴亦甘也

本深蒲苾音紫蕢音其爾雅曰蕢月爾郭璞

說文云似苜蓿音云菹資都反廣雅曰蕢菹

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深

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蒿蕘萱藁荷芋渠記曰芝栢菱

相蒿音而蕘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萱音戶官

反禮記曰董萱粉榆鄭注云萱董類也藁荷

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

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

鳥葵格菲菹子爾雅曰蕘桂荏荏方言曰蘇亦

尊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荏荏菹格與

荏古字通菹音子間反即巴苴一名巴蕉于

軒于也一名蕘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藪

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

也建木長大也椿梧栝栢拒柳楓楊也拒音

矩揚協韻音以征反豐彤對蔚崑嶺穆爽木貌也對音

吟慘音所金反爽叶韻音生翕習春風合津吐榮鋪于布

漢薩扈蕪熒惡可殫形郭璞注爾雅云草木

花初出為笋與薩通其字從唯本作從荏者

誤也扈音戶蕪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葉貌

本作蕪說文云蕪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至于陽月陰慝

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

陽孫炎註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

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

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

衡掌巡林麓之禁今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

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

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舉

天綱頰八紘繫斂九數之動物纒橐四野之

飛征擊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數

諸兗州卷野雍州弦蒲幽州獯養冀州揚紆

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數動物謂

禽獸也纒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纒落

也拒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也對音

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於時營圍煇廓

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筆計

充解川谷罕買羅羅彌綸阮澤皋牢陵山

浮雉網也置免罟也羅網也音力官及並見

爾雅阮音苦庚反蒼胡篇曰阮壑也皋牢係

牢龍也孫卿子曰皋牢天下而制之校隊案

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

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

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乘輿乃以吉月之

長也戊巳居中為中堅也

陽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驕駃之玄龍建雄

虹之旌夏揭鳴鳶之脩幢

輿服雜記曰王路重較也金路王路軺制如

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

驕駃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驕駃馬周禮

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

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

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

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音緣鳥則

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

也撞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

鬻載日月之太常摟招搖與玄弋注在矢於

天狼長庚即太白皇騎音所交反即旌旗所

之日月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金

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

也○劉歆曰注在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

於旌旗也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

非也亦當作亦上文太羽毛紛其長鬣揚金

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變而地玉瓊影馳羽旄飛揚貌也影音必田

變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變音無

犯反一音子公反瓊馬帶以玉飾之音襄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摎其如

林錯五色以擗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日

旒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鼓摎音

呵金反與森字同○劉放曰注我車既好案

我當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雋良野場謂

作田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者

司徒勒卒司馬平

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

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符田以

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

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

車齊力尚強也田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

檠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檠禮磬鼓長尋有四尺

徽嬖霍奕別檠馬

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

西嬖音呼獲反並奔馳貌風行雲轉匈磕隱匈黃鹿勃

湓閭若霧昏音苦蓋反匈音火宏並聲也湓音鳥董反日月為

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標狡勇捷才勁勇程氣

狗馬角逐鷹鷗競鷺驍騎旁佐輕

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綃猓踠鏃特

肩脰完羸搗介鮮散毛族楷羽群綰繫也與

犬反羸號野馬也爾雅曰羸號研善外羸羸音昆縱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

牙為縱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

也脰音豆完羸野羊也臣賢按字書作羸音戶官反與完通楷音諸家並占酷反案字書

楷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

指所贊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轄鍵牙

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為

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梧謂支著車也殺受轄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輻而殺之殺受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豕禽不得警殺亦受

列反顛額也音爐豕走也音丑戀或夷由未及瞥視也叶韻音必例及父音殊

殊顛猓頓躓蝻蝻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滌布

不可勝言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

曰動也蟬音以若夫驚獸殺蟲倨牙黔口大

林反亦動貌也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

甸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並行貌也緼音於粉反益

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櫻櫻迫也禦也

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裸裎袒裼

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

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
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刺亦刺也音苦圭反
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袒裼裸袒
程於我側說文曰袒裸也其字從衣冒
搯柘
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并虎搏狂兇獄
熊扶封豨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
日斤大也鑿亦狂也音吉曳反說文曰兇似
野牛而青色扶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猪也
虛起
或輕訛越悍瘦踈嘍頰犯歷嵩巒陵喬
松履脩構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拮玄猿木
產盡寓屬單
諄輕捷也音初稍反越音立照
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巒
索也瘦音吁由反字林曰嘍山巔也音力于

構音莫寒反踔跳也音勅教反越音尋謂長
技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並木末也雌
音以藥反爾雅曰雌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
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歧兩
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
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
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音居蠟反說文曰
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謂尤居
之屬
罕罔合部晉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
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亦網相如上林賦
將軍有部部下音曲晉魚網也
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
羅絡繹遊雉群驚晨鳥輩作暈然雲起霄爾
電落
增弋矢也落與礮同音補何反又補佐
反說文曰以石著堆繳也絡繹張羅貌

人飲飛涉江中流陷蛟繞其船飲飛扶劍赴江刺蛟殺之曾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強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挑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楸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挑田開強曰吾伏兵蘄三軍者再可以食挑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鼃獨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鼃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挑矣二子皆反其挑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盡與冶通置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放曰注公孫捷持楸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支則此少曰吾二字

澆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鼃春

獻王鮪夏薦鼃鼃澆音藉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鼃音增鮪鱧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鼃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

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嶢嶸上無飛鳥下無

走獸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

囿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約注曰車弊車止也嶢音力救反嶸音七枚反亦蕭條貌也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

乎宏池宏大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

也

之上鵠白鷓也鷺白鷺也鷺音步歷反鵠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
以登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魴鱖鱣鰻鯉鱈魴

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

躍魚方斯蔑矣鱖音緒似魴而弱鱣音徐

尺鱣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鯉音匣今鯉額白

魚也鱈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

沙或作鯿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

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玄注

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

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然猶詠歌於伶蕭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

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日衛之賢者仕於伶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日衛之賢者仕於伶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日衛之賢者仕於伶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日衛之賢者仕於伶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

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

板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

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然後擺牲

班禽游賜犒功群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壘常

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押開也字書擺布字也

播牲班布也游與飲同左傳曰加膳則飲賜

犒勞也山壘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壘夏右氏

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酒正察豚

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矣

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

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

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

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谷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也。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闐畫華羽之南音。南音

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鵠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

以調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愴，駭

羽也。洞底伏。越散也。蘊愴猶積聚也。愴與畜通同音。洞底伏猶帶伏也。呂氏春秋曰：昔

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鎗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鎗鎗鎗，鐘鼓之聲也。鎗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人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

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來助祭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土多葱，因以名焉。傷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靺鞨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胥音譎。○劉放曰：准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物類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蓋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

以矐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

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微尊更之范昭歸以

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

千里之外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

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繁虞之佃樂也虞與娛同

闕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

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

發天府之官常尚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

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戴與其禁令察群吏之理左傳云

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判音苦寒反采清原嘉

歧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

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或有歧陽之蒐禮

記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討蘇憑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

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

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如介特立也畎

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群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

賢人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矐鼎俎耳聽

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

於魚鹽聽窳戚於大車

曬視也音所解反

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子庖廚之中康衢謂窳戚也說苑曰窳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

祥揔括群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

皇遂摟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

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僬僥在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

園帝王記曰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

慕舜之德來永逍遙乎宇內興二儀乎無疆

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

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

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

億也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

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尤反新城今伊闕縣頌奏忤登

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太后聞之怒謂融

羞薄詔除欲仕列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特

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聖欲仕

州縣免宿勿罪
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

復在講部出為河閒王廡長史時車駕東巡

岱宗

延光三年○劉放曰正文廡長史案融廡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作史字

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郎

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

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

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

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

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

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

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

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

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

埋根言不退

三旬

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

此言必受誣罔之棄昔毛遂廡養為眾所出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

毛遂趙勝平原君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

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
與笑之此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
發兵救趙事見史記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荒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
日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夕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
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
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西戎北狄殆將
起乎宜備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
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
融有事忤大將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

無

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
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
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
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信
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
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
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
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
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碑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歿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也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

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

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

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

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登

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

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

此為冷全之情薄也○劉放曰在胥靡登高

也案文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

多也字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列傳第五十上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范曄後漢書六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

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

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

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

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

疾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况起易簣曾

日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
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與德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
失正道也○劉放曰注爾之愛我
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
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
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
叔業有周之自昔
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
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
為長安郃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
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字
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賤人爵不
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
不差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
日定

節變未常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
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
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
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
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
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
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
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
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揚雄作解朝班固作乃斟酌辭言肆其是而

各負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辭言肆其是而

矯其非是也亦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

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

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

魚曰雖及胡考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

老之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

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然則有

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

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

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

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

以辟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奚養牛之事淮

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

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

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

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齊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

鬻於秦衣褐食牛菁年而後桓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

夫子生清穆

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積六經安貧

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積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
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
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抄乎其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彞倫
掃六合之穢匿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
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時之應也一日慶雲也
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
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
羨音以戡反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也

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

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此謂榮祿胡

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

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

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翕斂

之貌音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

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有義

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也三代之隆亦有

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

人絃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隤君臣士

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而士崩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

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

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

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

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

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比游燕

趙而殺李收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

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鎰再見賜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燕秦並佩六國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

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

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

速速方轂詩小雅曰速速方轂天矢是加

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

得祿也矢殺也極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轂

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劉放

曰正文矢矢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

然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

屋節其家王弼注云

節覆也。屋厚淺聞。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大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

地閉，賢人隱。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晨

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晨

並隱道人也。顏歎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

謂顏歎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歎辭曰：王生於

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失璞不完。士生鄙

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歎願得

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

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此為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夷

保其生也。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

請若棄輕細之物。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風至，則黃鍾應融

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蕪葭蒼而

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良之風也。

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組音，與且同。皇道性融。

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吮滋泚泚檢六合

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

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

端委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

綬也音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

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

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

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

日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

山多玉泗水多石踰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

格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

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

反謂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

頌曰載戰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

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

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

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

餘裕夫世臣門子執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

執御侍

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揜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須理鬢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

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

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

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

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

寧泊猶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

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躁

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

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註云自然之質

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

益將何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甲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

而顛路踏音步此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

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師

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人甚見韓詩前

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天高地

厚踏而踏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踏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

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

藏故言夫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九河謂河

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黼胡帶甲百萬

非一勇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

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

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

日吳楚之間謂火滅為且夫地將震而樞星

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

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元首寬則望

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

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利

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

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

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

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

班固曰有嚴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

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

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

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

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

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

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駭霧露不除踊躍草

萊稻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

迂昏闇也曲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

不渝數厭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

居墳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

也遇害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

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軛伯翳即秦之

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

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二犧皆用之矣問

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

日董氏曰秦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軛也軛轅也

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驥騮非子享土於

善圍狼臙取右於禽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

為周穆王御驂馳騮耳之來非子亦秦之先

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

息分土於附庸邑之於秦非子亦秦之先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臙取

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

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

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情蓋

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

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

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

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

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

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上官効力於執蓋

杜預註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為期門郎從

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於是公子仰首

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於是公子仰首

降階扭怩而避怩心慙也扭音胡老乃揚

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余心兮浸

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

後漢書

卷

志洵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躋宇宙而

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

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

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

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

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

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

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

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

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

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

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九四十六枚西

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

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

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劉放曰并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

三碑二碑毀者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

塞街陌祀朝議以列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

婚姻之家及兩列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

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列人不

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

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

用艱難幽冀二列又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

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

也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比年兵飢

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懸萬里蕭條縣音闕

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

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

取二州而已又二列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狃

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

者今但伸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

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

本邦前書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

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又張

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

矣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

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州

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

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列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入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晉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虫書謂為蟲鳥

之形所以書旂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各制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崑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大尚書金縢曰秋大

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

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

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羨之臣聞天降災異

密勿祗畏言勤勞戎懼也

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及史記曰殆

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

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宗廟致敬

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

祀與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

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

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綺鞮音文

伐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放

當作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解除謂

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

道也妻道也其彖曰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

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

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

下逆入稟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
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

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

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

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者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

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

卒小汙屢生忌故小汙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

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

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

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

修群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前

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

禮敬之太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

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

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

之室共處其中耳

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

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庶答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

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

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

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

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

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在直以解易

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

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

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即中張

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

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

意若曰貪狼之人蚕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

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本源，皆象群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請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兩之應，豈況萬乘之主，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灾、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扶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吁！當夙夜加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劉放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人，按救當作救寧，出尚書。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譽。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同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柱。

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憲，益列刺。

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

憲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

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

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

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

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慄。

失色未議斯議所因寢息背劉向奏曰夫執
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
讒邪之口前語見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
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
忠清平章賞罰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
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灾之原庶
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

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

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

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

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

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

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

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

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
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列郡昔孝宣會諸儒
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
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
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遠忍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滯隘不通此邑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入漢官儀曰秩六百
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賁之科所宜

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
議即即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
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者反求遷
轉更相放效減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

人劉放日案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

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
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

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
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
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
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云
祖謂將葬祖桑於庭載升柩於車也○劉放
曰正文恒思皇后察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
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
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

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
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
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宜陵孝
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
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
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
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
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
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碑議即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

政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使中常侍曹

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

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吳志今上續漢志曰光初元年

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

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

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魏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

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

距而鳴將是右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右兄子為大司馬

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令

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

或成為患滋大也○劉放曰注者后父禁為

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又特詔問曰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

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

盡心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以邕經學深

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

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漢官儀曰

九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

允明深悼灾咎，寢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蟻
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
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議
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
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
今灾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
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蜺、鵠、鷄化，皆婦人干政
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
生則貲藏侷於天府，死則立墓踰於園陵。兩

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末樂，門史霍玉依阻
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
入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
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勤
勤，思明雅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
勲偉璋偉姓也，璋名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
趙珰音玄，蔡邕集珰作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蒙
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
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
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
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
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
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
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
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
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入自抑損
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
驚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
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身
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
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

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僕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

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入飛章

言邕質數以私稟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

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誥狀

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

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

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

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

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卷

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

南李奇為書佐郃不為召大山黨魁羊陟與

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

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與

陟為黨質及邕類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

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

上邕集作綦母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

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

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

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

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

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寢與執事秘館操管

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
 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實
 通臣實愚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
 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
 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
 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
 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

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
 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
 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
 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
 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
 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
 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屍
 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阮陷誠冤誠痛臣一入
 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

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
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考吏張
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今
無以此詔書又判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旨
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
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
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效並非也死期
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旬賀不并坐
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
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賀於洛陽獄効以仇怨
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

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
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
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
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中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
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
所著十意備前畫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
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呀乘塞守烽職在候
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
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
自在布衣常以寫漢書十意下書玉券而止

光武已來唯記絕傳無續卷者臣所事師故
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
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
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廢人所不得擅述天誘其
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
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
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
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
經典群書宜摺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
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
我長霍園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
意第二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
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旨
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
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

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忿

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

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

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

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吳昔嘗經會

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

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

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

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

尾琴焉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

綺蔡邕有焦尾皆各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

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房

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音健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

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

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

者曰我向鼓絃見蟬螿方向鳴蟬蟬將去而

未飛螿螿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螿

螿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

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

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

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入蔡邕遂偃蹇

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

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

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

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

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

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
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
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
卓從其言永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
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
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
幡遠近以為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
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輪青蓋金華瓜畫幡廣雅幡箱也卓於是改乘皂車蓋續漢志曰

中二千石二千石
皆皂蓋朱兩輪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
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

多自佞用劉攽曰案人多自佞用不邕恨

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

難濟也吾欲東奔究列若道遠難達且遯逃

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

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

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

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

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朋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成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

推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其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

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侑
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
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
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
生所共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

從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
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語平日俸全

入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

捷步深林尚若不密但願北首舊立歸骸先
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

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匡導既申狂僭

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

號兆而後矣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
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柯矣非禍及家屬
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人皆弔之叟曰何
知非福居一年胡虜入于壯皆戰死者十
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洋百也

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
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魏叔

為之不舉杜徒徒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矜

云不舉盛饌也也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子長謗書流後後

執政謂謂放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音

伎伎後謂紗帳女樂之類音音邕實慕靜心精辭辭

綺存言金尚南祖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

籍梁懷董名澆身毀藉梁謂融因籍梁與貴

恩也澆薄也恩也澆薄也

劉歆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誥群臣各言改要亦本是

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照字
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云云不... 國意... 慮不先... 翰...
... 乃... 子... 是... 書...
... 故... 此... 為... 數... 大... 刑...

李長... 寧國... 學五... 王... 與... 蘇... 氏...
... 十... 不...
... 甚... 甚... 心... 精... 翰...

籍... 董... 名... 亮... 身... 段...
...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